



暖青山外·依依古村里

泾县·查济 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

青黛查济

本报记者 倪欧生

尾随九月的秋天,我们再一次来到古村查济。我们来的时候,秋天也才来不久,查济依然是满目葱茏。古村依着岑山,傍着许溪、岑溪、石溪。这个时节,山是青的,水是青的;随处可见的板栗树是青的;房前屋后的桂花树,浓荫如盖,青得比青还要青……九月的查济是青色的。

因为青色点染,古村查济,容光焕发,一点也不显老。不显老的查济其实真的很沧桑。

“武陵深处是谁家?傍水依山共一查。”村史记载,早在唐朝初年就有查姓先祖在这里临水造屋,依山而居。从那时候起,薪火相传,人烟渐盛,“兴于宋元,鼎盛于明清”……一望千年,岁月的雨打风吹并没有把风流都带走,村里古桥、祠堂、老屋还有不少。最古旧的“德公厅屋”,那老屋前的牌坊居然是元代遗存,粉墙黛瓦,黛瓦鳞鳞……写满了沧桑。

哦,查济也是黛色的。

青黛色的查济,意味深长,需要走近,需要品味。所以我们连续来了三次;三次带着我们采访的都是小何。

小何,何秀丽,80后美女,是县文旅公司导游。小何是本地人,查济是她工作的场所,也是她的家。小何说,每次带着游客游览查济,“就像家里来了客人”。

“我们不是客人,我们是古村的寻访者。九月的查济,阳光正好。记者跟着小何沿着村里青黛色的石板路,去寻访一个青黛色的查济。

驻念之念

“查济——离青春最近的古村落”,何秀丽告诉我们,这是查济最新的旅游推介词。

青色的查济,是青山绿水的青,也是青春年华的青。我们去“驻念”吧。小何很有文艺范,她觉得村里离青春最近的地方,就是“驻念”了。

驻念,是村子里一家咖啡店。Stayinmind——驻留念想,店名听着就很青春。走进来,不大的店里,弥漫着一种咖啡清香的气息,也仿佛是青春的味道。

打理咖啡店的是一位80后的年轻人,大名钱旭园。但在村里,大家最熟悉的是她的网名钱多多。因为和老板是好朋友,店就交给她打理。小钱是咖啡店唯一的员工,既是掌柜,又是店员。看起来她俩做得都挺好。

钱多多咖啡手艺好;最拿手的是手冲咖啡,有一种别致的味道,据说心情好的时候做出来的味道更好。店开得虽不久——去年国庆节才开张,但已是网红店了,很多外地年轻人慕名而来,打卡,闲坐,流连忘返。

网红店可不能白来。我们各自点了一杯咖啡,边喝着边聊了起来。聊出来了,今天小钱心情不错。

心情不错的小钱打开了话匣子。小钱说,在打理咖啡店之前,她是村里的导游,从2008年一直当到去年,和小何还是同事呢。她当导游的时候,最喜欢和游客介绍查济的风土人情。这个时候来到查

济,小钱会告诉你,这是板栗上市的季节,查济的板栗可不一样,它有板栗香,还有桂花香。因为村里的板栗树、桂花树都长在一起,桂花开了,板栗也熟了……说起古村,做咖啡的小钱又找回了做导游的感觉。做导游也好,做咖啡也好,钱多就多喜欢自己家乡浓浓的烟火气。和那些喧嚣热闹的古村景区不一样,查济还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住在自家的老屋里,和他们的祖辈一样,在门口的溪水里洗衣,在屋旁的地里种瓜种豆种豆腐。守着这一爿小店的小钱,守着烟火气,守着青春年华。

驻念,需要停下来想想。当我们停下脚步,蓦然回首,发现驻念离青春很近,离沧桑也不远,出门就是。

店前面的石拱桥,叫红楼桥。很有年头了,是明中叶建造的。店隔壁是洪公祠,也是明代的古建筑。小何带我们上到二楼的寝楼,从楼头望去,那一大片黛色的屋顶,是层层叠叠的黛,鳞次栉比的黛,动人心魄。

“驻念”就是这一片黛色中的一抹青色。查济的青色可不止驻念这一抹。“在查济,你到处都能遇见青春”。出了驻念,小何带我们沿着许溪往下走。

这是民宿“听水居”,居能听水,是年轻人掌柜郑琦的巧思;这是“刘小姐的店”,小媳妇刘燕奕的大多是村民手工制品;对面的“许溪酒坊”,当坊卖酒是一位小伙子,兜售着自家酿的米酒,是古村的老味道。再走几步,是一家叫“过客旅人”青年旅舍,店主萌萌,90后的年轻人,一袭汉服显得容貌清奇。“我为你们弹唱一首吧。”见我们进屋,萌萌主动拿起一把吉他,唱起他新写的歌,《玉兰花》。静坐细听,果然是青春好声音。

驻念,听水居,过客旅人……因为这些青春的所在,沧桑的查济一下子年轻了许多。查济,就这样青黛与邻,美美与共。

驻念之念,念青春之悠悠。

凤翥之风

查济的黛,是沧桑的颜色,是岁月的颜色。黛色的沧桑要到老故事里去寻找,那里面有更为隽永的沧桑,更为深沉的黛色。

要听老故事?小何告诉我们,她知道一个好去处——凤翥堂。凤翥堂不远,出驻念,过红楼桥,沿许溪往下,就到了。

凤翥堂的主人叫吴金生,今年75岁了。因为早年当过村小学的老师,大家都叫他吴老师。吴老师早就不当老师了;他最重要的职业是“查济村文物保护协会”的会员。

“三十年前的查济可不是这样。”说起往事,吴金生老人感慨良多。那时候的查济,破落、贫穷、垃圾遍地,哪有什么千年古村的风采。村里里津津乐道的108座桥108座祠堂,所剩无几。“旧了,倒了,卖了,拆了!”吴老师告诉记者,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建乡政府的时候,还拆了两座祠堂……

眼瞅着古村的没落,村里的几位老人坐不住了。1994年,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“查济村文物保护协会”。吴老师还清楚记得这些老人的名字:王兆兰、查述望、查贵立、查克定、查全俊、王培能、查日华……吴老师当时不算老,加入协会时才四十多岁。他这一干就是三十

几年,成为了第三任会长,成为了真正的古稀老人。

协会是自发的,工作是义务的,但老人们干得有声有色。他们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,把一间间老屋登记造册,能修的最好办法修修补补,一时难以修补的打扫干净也是一种保护。当时最缺的就是钱,老人们各显神通,找热心人赞助,发动村民捐款,捐木料,出义务工……他们自己也不时拿出钱来,给修缮老屋的木工、砖瓦匠付工钱。

协会力量单薄,但摩拳擦掌,功不可没。协会最大的一件功德是,把险些被拆毁的洪公祠抢救下来了。洪公祠我们刚去过,衔山吞水,气势巍峨。始建于明代的祠老,饱经风霜,没想到它不久前还遇到了一场劫难。

当时的情形吴老师记忆犹新。那时候,乡里没钱,要把洪公祠卖给一个外地人。买的人只想要祠堂的木料,要把祠堂拆了。协会的老人们听到风声后,三番五次找钱多路,“这祠堂是老祖宗留下的,就剩下几座了,不能在我们手里被老家当都敢光。”不知是被老人们的恳切打动了,还是出于对村古建筑现状的忧虑,买卖在最后一刻被取消;洪公祠被救了下来。

劫后余生的洪公祠有福了。洪公祠经过修葺,现在是泾县家风家训馆,也是县里的廉政教育基地。小何知道副主委:一般的祠堂写的都是忠、孝、节——义,洪公祠不一样,四个大字写的是忠、孝、节——廉。

“后来就越来越好了”。后来的事,在县文旅公司工作的何秀丽最清楚——2001年,查济古建筑群(元-清)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2005年,泾县政府成立查济古民居保护利用办公室(后改为查济景区管理处),接过了保护的重任。这两年,县里又成立了文旅集团公司,把查济的保护利用纳入全县一盘棋。

历经沧桑,黛色长存。现在查济还有一百四十多处古建筑;它保存的明清古民居,不仅在皖南,甚至在全国都算是最多的。

吴老师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古村保护的老故事。在查济这个老村子,其实很适宜听老人讲老故事,那里面有更为沧桑的黛色,黛色很浓。

如今,早就当不上会长的吴老师又有新事业——做女儿吴海燕的助手,帮助她打理农家乐“凤翥堂”。

为什么农家乐有这样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名字?原来凤翥堂,是吴家先祖“凤翥公”祖屋的名号。这座清嘉庆年间建造的老屋还在,凤翥堂的牌匾还在堂屋挂着的。午后的阳光从天井里洒下来,老屋里的花砖,石碾,矮花窗都是一片黛色。

当年吴老师眼光长远,看到了古村的未来。2002年,他在村里率先把自家老屋改造为农家乐,那时候查济全村的农家乐也不过五六家。15年前,在上海务工的吴海燕,也看好古村的明天,回到家乡,接过父亲的营生。父亲关于保护的故事告一段落了;现在轮到女儿接过话头,来讲述一个关于利用的新故事了……那是另一个故事。

告别前我们提议,父女俩在凤翥堂的牌匾下,合个影。看着父女相依的场景,我们忽然想到:海燕不是燕,不就是凤翥堂那只筑巢的凤鸟?

凤翥之风,雏凤清于老凤声。

半柳之柳

古村查济,水墨一样的村落,水墨一样的容颜,水墨一样的韵味。它还有一个响亮而恰如其分的名号:中华写生第一村。

“这个名号是由一位画家叫出名的。”小何对所有关于古村的事情似乎都很了解。她告诉我们,画家叫柳新生,老人已经八十有六,常年就住在村里。“也许今天就在。”

跟随小何,我们溯许溪而上,来到村头一个院落门口。轻叩院门,出来一位老人,正是柳老先生,白发苍苍,白鬓飘舞,传说中的仙风道骨就是这个样子吧?

九月初,风暖阳光。我们结束采访,告别小何,踏上归程。一路走来,驻念,洪公祠,过客旅舍,凤翥堂,半柳居……我们细细聆听的是一曲青春与沧桑的变奏,徐徐展开的是一幅青黛相间的水墨画卷。

在驻念手冲咖啡的味道里,在葫芦吉他的旋律里……青春的气息是那么浓烈;在吴老师的故事里,在柳先生的记忆里……黛色的往事是那么厚重。

查济的青黛就这样比邻而居,息息相通。青黛相间的查济,一切正正好,青,正正好;黛,正正好。

回望查济,只此青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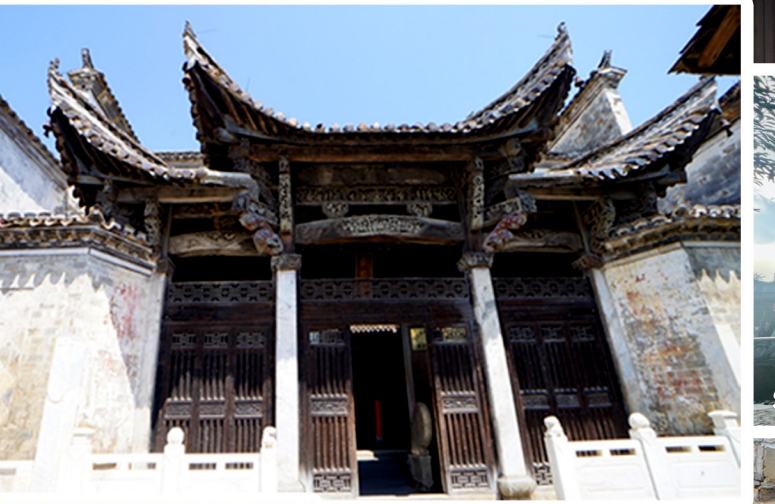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公厅屋

本报记者 倪欧生



德公厅屋



三甲祠



查济公祠



凤翥堂



德公厅屋



凤翥堂



凤翥堂



驻念咖啡馆



驻念咖啡馆



查济村古建筑群



查济村古建筑群



在驻念咖啡馆地图



在半柳居茶室喝茶



泾县古村保护专题座谈会



吴金生和吴海燕交谈



柳新生在查济村



查济村古建筑群

采访手记

为了探寻,叙述查济古村,我们跋山涉水,尾随春秋,三次来到查济。

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查济是斑斓的,也是本色的;它是喧闹的,也是宁静的;它是沧桑的,也是青春的……古村查济,千姿百态,摇曳多姿。

如何叙述查济?也许是受了画家柳老先生的启发,我们发现查济最令人迷迭的是它的色彩。是的,如果要把查济比作一幅画,它应该是青黛色。

查济的青,是青山绿水的青,也是青春年华的青;查济的黛,是白墙黛瓦的黛,也是往事如烟的黛。查济的青黛是岁月的留存,是历史的沉淀,它需要呵护,需要浇灌。如何把古村描绘得更为青黛——让青更亮丽,让黛更深厚,这是查济今天的使命。

肩负使命的查济,已经在路上了。村书记余德堂向我们介绍,村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,就是如何在做好保护的同时,把古村的资源利用好。

保护利用都需要钱。除了向上争取维护的项目资金,村里还多方筹资,每年村里、管委会都要拿一点,加上县文旅公司的分红,用于古建筑的维修。“这远远不够”,余支书说,村里现在尝试一种新路子——由村里出面,把那些废弃的老宅、闲置的地块,统一收购起来。然后作为投资,向外寻求合作。

“我们已经尝到甜头了。”余支书带我们来到村子的另一头,那里原来是村里最破落的一角,现在已经成为了“活化利用”的试验田。原来的供销社老房子,现在租赁给合肥一家餐饮连锁店,开起了民宿“德祠堂”;村头的“修业书院”,原来是三户村民的老宅基地,现在打捆出让给广东汕头的客商……这样的合作协议现在村里已经签下了五份。

但这只是走出了小小一步。古村保护利用的路还很长。比如,柳先生的那个疑惑,现在还没有答案。查济是早已名在外的“中华写生第一村”,但现在的“写生经济”“写生旅游”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。“刘小姐的店”的店主刘燕曾告诉记者,在她的家乡农村,写生的学生可比这里多多了,她娘家一家就是五六百个孩子。

从这个角度说,查济的青也是青澀之青,它像一枚青澀的果实,还需要施肥,培土,浇灌……我们期待,从沧桑如黛中走来的查济古村,一步步走向青春焕发的未来。

监制 王建玲 策划 李茵 倪欧生 孙力 版式 倪欧生 盛丽丽